



天高任鸟飞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天 高 任 鳥 飞

中 国 人 民 解 放 軍

駐 沈 空 軍 政 治 部 編

春 風 文 藝 出 版 社

1963 年 · 沈 陽

封面設計 黃振永
插圖 許基珩

天 高 任 鳥 飛

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沈空軍政治部編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陽市沈陽路二段宮前里2號） 遼寧省文化局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3號

沈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遼寧省新華書店發行

787×1092毫米 4%印張·5插頁·76,000字·印數：1—30,000 1963年1月第1版

1963年1月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：10158·324 定價(6)0.50元

前 言

中国人民解放军駐沈阳空軍部队的业余文艺創作，在毛主席的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方針指引下，正在日益繁荣和发展。和其他文艺形式的作品一样，在短篇小说創作中，也产生了一些为羣众喜爱的作品。

部队的业余作者，他們既是一手拿槍，积极熟練手中武器，忠誠保卫祖国神圣領空的指战員，又是一手拿笔，生动地反映现实斗争生活和英雄業績的文艺战士。他們的作品，有的写自雄鹰怒吼的机場；有的写自利剑斜刺的高砲陣地；有的写自碧波浩渺的孤屿小島；有的写自白雪皚皚的崇山峻岭；有的写自沸騰的鋼都煤城；有的写自僻远的山乡小鎮。他們的作品，具有明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；生动地反映了空軍战士的战斗生活和精神面貌。

为了紀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軍三十五周年，我們从近几年来在各地文艺刊物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中，挑选了十篇編成了这个选集，献給广大的讀者。

这个选集里的短篇小说，为我們展开了一幅豪迈、绚烂、多采的空軍战斗生活画卷。

《天高任鳥飞》《穿云破霧》《第二顆信号彈》和《高空戰歌》，从不同角度，描繪了几个性格鮮明、面貌清晰的飛行員形象。生动地表現了空軍战士热爱祖国、热爱人民的共产主义道德品質和英勇頑強、一往直前、压倒一切敌人、战胜一切困难的英雄气魄。

随着部队不断补充新的血液，近几年来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以反映新战士成长为主题的短篇小说。《海上云梯》《机场上的新兵》等，是其中较好的几篇。这些作品说明了：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是一支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队，而且是一个生活和斗争的大学校。它象一座巨大的熔爐，鍛炼出了一批又一批的具有高度政治覺悟和軍事素质的革命战士。

《將軍和士兵》是作者探索表現领导干部的新的努力。它通过对將軍和士兵之間水乳交融般的階級友情的描述，反映了我軍官兵一致、同甘共苦的光榮傳統。其他作品，如《老獵手》等，也都是耐人寻味、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。

但是，由于編者水平有限，在編选工作中，一定会有不少缺点。我們热切地希望能听到讀者的意見。

編 者

目 录

前 言

天高任鳥飞.....	盛和鈞 (1)
穿云破霧.....	华 林 (10)
第二顆信号彈.....	姚永祺 (23)
高空战歌.....	楊大羣 (33)

机場上的新兵.....	盛和鈞 (56)
海上云梯.....	王世闢 (69)
两个女伞兵.....	韓 光 (80)

將軍和士兵.....	楊大羣 (96)
老猎手.....	王世闢 (110)
夜空銀劍.....	王世闢 (122)

天高任鳥飛

盛和鈞

1

在俱樂部里。飛行員們圍在空靶射擊成績表前面七嘴八舌地議論着。大家都替鮑新遠惋惜，在他的名字下面原先是一排紅五星，可現在，在這一排紅星後面，接着添上了四顆藍星——他最近的空靶射擊，接連四次都沒有打好。

一個飛行員搖着頭說：“怎么搞的，鮑新遠打空靶是拿手戲嘛，莫不是喝了迷魂湯啦！”另一個說：“聽說他愛人來了，是不是情緒上……”沒等他說完，立刻有人截住：“那倒不會有什麼影響。恐怕是腦袋有點發脹，想翹尾巴了吧？”……話音沒落地，只听有人氣虎虎地喝道：“喂！有意見去找人家提，不冷不熱的話少在這兒說。”大家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朱玉林。這個火性子青年人是鮑新遠的僚機駕駛員，雖說他剛和鮑新遠調到一組，可倆人好得倒象前輩子就是親骨肉。能和鮑新遠這個出了名的優等射手搭伙，朱玉林

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听到誰說鮑新远不好，朱玉林心里就象針扎火燎，特別不是滋味。

有人和气地說：“玉林：先別动肝火呀！說真話，你和新远是长僚机，你說，这到底是啥原因？”

朱玉林平白无故地碰了人家一頓，也觉得不大好，可心里的火气又沒压下去，所以沒作声，气呼呼地轉身向乒乓球室去了。

鮑新远滿头大汗在打乒乓球。这位“左手削杀”名将，現在忽然改用右手握拍了。这一改不大紧，打一盘輸一盘。随着一陣哄笑，这一場鮑新远又輸得够惨的。他的对手說：“老鮑呀，不服气不行！你右手打不出水平来，还是来你的左撇子吧！”鮑新远笑着說：“現在就叫我認輸还太早，走着瞧吧！”說着，右手又揮起球拍，投入了新的战斗。

正在这时，朱玉林进来了，說找新远有事，鮑新远放下球拍跟他出来，剛走到門口，玉林就沒头沒腦說：“依我的，新远，你还是从右边打吧！多打几个五分，給他們看看！”鮑新远驚訝地問：“怎么，你这是跟誰賭气？”玉林說：“閑言碎語滿天飞，你还不知道呢！人家說：你打靶成績下降，是脑袋发脹，是翹尾巴啦！”

“哦！”鮑新远眉头一皺，但很快又舒展开来，很不在意地說：“同志們不了解情况嘛！这也算不了什么坏話。”

朱玉林一肚子气，替新远抱屈，可是新远自己倒象沒那

么回事，不禁火上添油，他没好气地说：“鬼才知道你心里是怎么盘算的！就象你的成绩没下降，就象那四颗蓝星没有画到你名下。”一听这话，鲍新远显然也火了，说：“成绩，成绩，除了成绩，你还知道什么！”朱玉林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好一阵说不出话来，一扭头，走了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乒乓球室的人，个个发楞，吃惊不小，想不到这一对亲密的战友竟然争吵起来。有人分析说：

“明摆着的事，鲍新远近来打靶成绩那么糟，他的僚机驾驶员怎么能不着急呢！”有人提醒说：“你们听到没有，刚才朱玉林说，鲍新远是因为从左边进入攻击，不如右边顺手，才影响成绩的。”窗户纸，不点不破，经这一提，人们才都恍然大悟，忽然有人一拍桌子，高声说：“对对，对呀！鲍新远一贯是从右边进入攻击，向左边打是十拿九稳的。可这几次射击，他偏偏从左边进入攻击，向右边打，原来他发现了自己有这么个痼癖动作，正在纠正呢！”有人接上说：

“难怪呢！这几天，他打乒乓球忽然改用右手握拍。”又有人接上说：“原先他拿筷子是左手，现在也改右手了。”又有人说：“每天不论清早也不论晚饭后，他总是用右手投掷几百个石头子儿，练习目测瞄准呢！”……

一点也不错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鲍新远自小就使惯了左手，所以他虽然是用右手握操纵杆，也和一般人不同，还是习惯于从右边进入攻击。现在他不仅决心在射击当中改正自

己的痼癖，就連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动作也不放过。

“老鮑这个人呀，真是，……就是这么一个人！……”
駕駛員們都被鮑新远的事深深感动了。他这样做，看起来是那么自然，那么平常，可是，这对一个已經得到优等射手荣誉的人来说，又是多么不容易啊！

2

宿舍里靜悄悄地。朱玉林还有些生气，他竭力耐着性子說：“我并不反对你練習从左边进入攻击。可是，一口吃不成胖子，也得慢慢来，影响了成績你觉得好受？”

鮑新远反問道：“我們的訓練就是图在成績表上显显眼？”

玉林委屈地說：“你当我是在追求表面成績；可你也想想，你是优等射手，是全团的一面旗，你垮下来了，有多大影响呀！”

新远激动地說不出話来，在房子里来回走动著。忽然，他轉身到皮箱跟前，迅速地翻出了一个紙卷，解开一层层包裹着的紙，指着一張白紙藍印的靶紙說：

“看吧！玉林，这是我从原来陆軍部队保留下来的一件紀念品。”

玉林仔細地数了数，靶心周圍，整整有十个彈孔。不用說，这是新远步枪射击的成績，多好啊，九十八环。可是，

玉林一时还没有弄明白新远给他看这张靶纸的意思。沉默了一阵儿，新远叙起十一年前的往事来。

那时候，新远在陆军当班长，跟随部队在浙江剿匪。有一天，他们在北山发现了一股土匪，刚包围上去，土匪发觉了，拼命逃跑。新远紧紧追赶着一个匪徒，左一枪，右一枪，可就是没“上靶”，干瞪着两眼让他逃脱了。后来听说从新远手里逃走的那个家伙，原来正是匪首。老团长责问新远：“怎么搞的，你的枪是吃素的呀？……”后来，部队展开了大练兵，鲍新远发誓要当神枪手，风里雨里，日晒夜露，苦钻苦练，终于练成了一手百发百中的本事。全团进行实弹考核的那天，老团长要鲍新远试靶。“砰砰砰！”鲍新远打了十枪，命中九十八环。老团长那股高兴劲就别提了，当下要训练参谋把靶纸取下，给部队传观，并且说：“鲍新远立苦志，下苦功，真是好样的！”不久，鲍新远被挑选去学习飞行。临走的时候，老团长说：“现在，你熟悉的东西已经用不上了，需要你去学习更新更复杂的东西。”老团长仰望着万里晴空，意味深长地说：“天高任鸟飞啊！新远同志，好好干，我相信你会是一只出色的鹰。给，把这张靶纸拿去吧，记住荣誉，也记住教训，不要从空中放跑敌人！”

……

鲍新远把话头从往事中拉回来：“玉林，不能从空中放跑敌人，老团长这句话，我一天也没有忘记。我从来不偷

懶，不取巧，練呀，練呀，不知道什麼是苦，不知道什麼是累。可不想，我却只習慣從右邊進入攻擊。玉林，你記得吧！上月打靶，你說我打左邊是九九不離十，我一听怔住了，你是夸奖我，可也無意間給我指出了這個痼癖動作。當時，我一句話也沒說，我是多麼難過，又多麼高興啊！”玉林想說什麼，新遠按住了他，繼續說：“這是要命的事啊！在天上，敵機不會乖乖地擺在左邊讓我來打，可我偏偏就只有這麼一手，這怎麼行？改不過這毛病來我心里能踏實嗎？不錯，成績是要暫時受些影響，可是，少听几聲喝采又算得了什麼呢！”

朱玉林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激情，霍地站起身來，緊握住鮑新遠的手，誠懇而嚴肅地說：“新遠同志！從前，我覺得再沒誰比我更了解你。其實，太不夠，太不夠，我對你了解得太不夠了！”

3

新遠來找玉林做地面練習，玉林說要進城買點東西，新遠只好回家屬招待所去了。前些天，新遠的愛人來了，一直沒有機會好好去玩玩，所以玉林借口買東西故意把他支回去了。

新遠走后，玉林就伏在桌子上用心地寫飛行體會。現在，他也學着新遠的做法，每天飛行完畢，都要在本子上記

上几条体会；然后，一个星期再綜合整理一下。他觉得，近来自己的飞行和射击都有不小进步。

写完飞行体会，他伸个懒腰，想到門外活动一下。这时候，团部通信員正巧騎着自行車从房前冲过。車后面架子上带着一包东西，繩子散了，在地上拖着跑，象是拖着条长长的尾巴。看見这情形，玉林脑子里飞快地閃过了一个念头，他不禁自語道：“行！好办法！”随即，便急急忙忙向家屬招待所跑去了。

由于玉林过分兴奋，他一跑到，就冒冒失失地闖进了屋；一看，不由怔住了。新远的爱人正在滿房乱轉，手里拿着把飯勺，按照新远的要求左右飞舞着；新远自己則拿着架模型飞机，向着飯勺压左坡度攻击。新远的爱人看到有人进来，赶紧把飯勺一丢，紅着臉腼腆地低下了头。新远說：

“是你呀，坐！坐！你不是要进城去买东西嗎？”玉林沒答話，却責备新远說：“大嫂老远跑来看你，你怎么也不陪人家进城去玩玩；看場电影。……”新远风趣地說：“人家好心好意非要帮助不可，咱还能不領情嗎！”新远爱人白了丈夫一眼，說：“哼！不是你一遍一遍央告，我才不跟你团团轉，什么左坡度、右坡度呢！”說着，笑着，进里屋去了。

玉林扯了一下新远的衣服，輕輕地說：“你不要讓大嫂掄勺子了，我剛才忽然想起个地面練習办法。”新远一听，劲头就来了：“什么办法？”玉林說：“暂时保密，明天正

式开始吧！保证你满意。”新远却迫不及待地 from 衣架上取下帽子，連声催促：“既然那样，走吧！馬上就开始！”他們剛要走，新远爱人出来問：“你們到哪里去？”玉林取笑說：“大嫂，我把人带走了，你不会有意見吧？”边說边哈哈大笑拉着新远跑去了。

运动場上，出現了一种奇特的自行車表演。玉林在前面奔馳着，新远在后面追逐着，一次又一次地进入攻击——从左边进入，下次还是左边！

“怎么样？”玉林喘吁吁地問。

新远跳下車来，把汗湿了的上衣往地上一丢，又跳上車去，說：“运动量还得增大点，灵活些，多拐几个弯！”

尾 声

一分辛苦一分收成。新远和玉林俩人都成了最优秀的空中射击手，光荣地被推选为优等射手代表，去参加全軍空中比武大会。

比赛这天，机場里到处悬挂着大幅的紅布标語，广播器里不时傳出激动人心的鼓动口号；檢閱台上，站滿了首长和来宾。机場浸沉在欢乐的节日气氛里。

随着新远和朱玉林駕着飞机，凌空而起了。

靶标飞机在前面风馳电掣般地飞着，他們紧紧在后面跟踪。把間隔大小調整好后，新远正要压右坡度进入攻击，靶

袋一晃，摆脱了；他不慌不忙，立即一推机头，熟练地压了个反坡度，又从左边进入了攻击。光环中靶标不停地摇晃，象是狡猾的敌机想要逃窜，新远屏住呼吸，稳住杆，一按炮钮，打得靶标立即冒出一股黑烟，中弹了！“多棒啊！左右开弓！”玉林不由暗暗赞叹。忽然，被新远命中的那个靶袋，由于中弹过多过密，大风一刮，竟然被刮断了，飘飘摇摇地向下掉去，玉林急得直喊：“掉了，掉了，唉呀！”正这时，耳机里传来了新远镇定的声音：“○四号，集中精力，射击！”

“○四号明白！”玉林随即投入了攻击。

打靶归来，两人刚跳下飞机，广播器就在公布刚才的射击成绩：

“炮新远：靶标被风刮断，成绩暂时无法计算；朱玉林：命中三十发，评定五分。”新远一下子抱住玉林，热烈地拍打着他的双肩说：“满五分，满五分！祝贺你，玉林同志！”

玉林却紧皱着眉头，不住地为新远惋惜：“唉呀！你刚才打得又狠又准，靶标偏偏被风刮断了。看，没有办法计算成绩了！”新远兴奋异常地说：“没有什么，玉林，这一次的成績虽然没有办法计算，可我心里倒第一次真正感到踏实。现在，我真正有两只手了。”

穿云破雾

华 林

1

太阳象个大火球似的，斜挂在西天上，把半边天烧得红通通的。飞行中队长李平的心里就象这讨厌的天气一样，又闷又热。今天已经进入复杂气象训练七天了，可是天上连一丝云彩也没有。他焦躁地擦了擦额上的汗珠，斜瞪了太阳一眼，望了望天空，除在很远的天边象是有几缕云影外，天空洁净得就象一块大宝石。

飞行员都飞完了“仪表课目”，只有他的僚机飞行员杨国华，因为飞的晚一些，今天才能飞完这个课目。现在，杨国华在天上还没下来呢！谁知道他今天的飞行成绩能不能使人满意？

想起杨国华，李平的眉头舒展开了，嘴角上出现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——他从心里喜欢这个黑脸膛，高颧骨的青年人，特别是喜欢他那两道几乎联成“一”字的浓眉，还

有那总是探索着什么似的閃爍着的眼光。他从張政委那里知道原来楊国华也是一个放牛娃子出身，父亲被国民党軍隊打死了，是母亲的眼泪把他泡大的。强烈的阶级同情心，使他把楊国华当成了自己的亲兄弟。

空中傳来了飞机的轟鳴声。楊国华回来了。李平急忙赶到跑道边上，注視着楊国华的着陆动作。只見飞机帶着尖利的嘯音，急速地下降着，对准跑道，逐漸改平了姿勢。李平盯着飞机，不知为什么这个久經鍛炼的飞行人員，有些緊張，他不自覺地把右手向前一伸，作着握紧操縱杆的姿勢，边向怀里拉杆，边叨咕：“再拉一点、再拉一点，好！”

飞机平稳地落地了。象是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李平松开了拳头，劈空掄了一下，长吁出了一口气。

突然“嘭”的一声，使李平渾身震顫了一下，心立刻緊張起来。只見跑道上冒起了一股濃烟，飞机突然来了一个偏轉弯，冲到草地上才停了下来。不知是誰用压低的声音喊了一句：“左輪胎爆破了！”机务人員、李平……一起向飞机跑去。

飞机斜着机翼立在草地上，左翼尖几乎要擦到地面了。等李平来到飞机跟前，楊国华正和机务人員一起檢查飞机輪胎，听見楊国华咕噥了一句：“我沒有刹車，怎么能把輪胎刹爆了呢？”李平心里有些生气，叫了楊国华几声，楊国华象沒听到似的，仍然拿着块手帕，心痛地擦着起落架，火气